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65
16 Dec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六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里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库德里亚夫泽夫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迪姆比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指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帝汶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99)

主席：按照昨天第一八六四次会议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现在提议邀请葡萄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参加讨论安理会审议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和印度尼西亚代表瓦尔·萨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请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澳大利亚代表哈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黄华先生（中国）：长期以来，东帝汶人民为了反对殖民统治，进行了持久的英勇的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宣布独立，建立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这不仅反映了东帝汶广大人民的愿望，而且也是东帝汶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东帝汶人民的独立斗争，得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印尼政府却对之不断施加威胁和恫吓。从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起，印尼政府就公开表示要进行武装干涉。它的官方人士不止一次地宣称，它将派武装部队进入东帝汶；如果东帝

汶独立革命阵线抵抗，它准备使用它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十二月七日，印尼政府竟公然派出大量军舰、伞兵和地面部队，对东帝汶进行大规模的入侵，占领了东帝汶的首都帝力，现正凭恃其军事力量，镇压东帝汶人民的抵抗。印尼政府对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赤裸裸的侵略，充分暴露了它妄图扑灭东帝汶人民的爱国力量，扼杀诞生不久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从而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吞并东帝汶的野心。印尼政府上述种种行为，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粗暴破坏。中国代表团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慨并予以谴责。

应当指出，不管印尼政府使用任何借口，为其大规模武装侵略进行辩解，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为了反对殖民统治，东帝汶人民在长时期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独立，在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已经取得独立的前葡属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对此都感到高兴。奇怪的是印尼政府却公开反对东帝汶独立。它不但拒绝东帝汶多次提出双方进行谈判、防止边境冲突、解决难民问题等善意的正当的要求，反而对东帝汶不断扩大军事干涉。最后竟然公开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实行军事占领。印尼方面借口之一是东帝汶的局势“威胁”了印尼的“和平”与“安全”。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问：人口不过六十几万并且刚刚从殖民统治下独立的东帝汶，怎么能构成对印尼这个东南亚大国的威胁呢？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东帝汶并没有侵犯印尼，而是印尼官方公然宣布要吞并东帝汶，并派出空军、海军、伞兵和陆军等正规部队大举侵略了东帝汶。印尼官方的又一个借口是说，他们这样干是为了维持东帝汶内部的所谓“和平与秩序”。这种论调其实是历史上一切侵略者为其侵略行径进行狡辩的陈词滥调。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正是在侵略者的这种论调下曾饱尝苦难吗？如果这种论调竟然可以在联合国和安理会被默认的话，那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岂不可以完全抛到九霄云外，任何怀有侵略和扩张野心的国家都可以利用同样的借口，肆意侵犯和占领它的邻国吗？至于印尼政府说，它派遣军队入侵东帝汶乃是应东帝汶某些组织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不过是为了达到吞

并的目的而强奸民意而已。东帝汶人民所明确表达的意志不是别的，而是要彻底实现自己的民族独立，并且坚决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容歪曲。

印尼政府的种种借口丝毫掩盖不了它对东帝汶的侵略和吞并野心。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是国小人少、刚刚独立，困难很多。但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抵抗侵略的东帝汶人民一边。而印尼当局的侵略行为则受到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前几天大会通过的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决议，就曾以明确的语言强烈反对印尼武装部队的军事干涉，要求印尼政府不加迟延地从东帝汶撤出它的武装部队，并号召各国尊重东帝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些主张反映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和明确的意志。

我们认为，印尼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先独立的印尼共和国理应尊重东帝汶人民的独立愿望，予以支持，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与促进双方之间的关系，以便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反对超级大国的插手争霸。既然印尼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对东帝汶实行侵略扩张，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如果不辜负其责任的话，就必须对印尼对东帝汶的武装侵略和并吞行动，给予严正谴责，入侵的印尼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出东帝汶领土。一切国家都必须尊重东帝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东帝汶已经独立，关于东帝汶内部的问题，包括各派组织之间的谈判问题，自然应由东帝汶人民自己去解决，而不应由外来势力来干预。我们相信，一切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将会支持上述正义主张。

主席：澳大利亚代表曾向我要求在今天早上发言。但他曾向我表明，他愿意在安理会昨天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同意听取的三个人发言之后再发言。

因此，我现在请那三位之一，卡拉斯卡拉奥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理事会发言。

卡拉斯卡拉奥先生：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理事国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发言。

作为帝汶民主联盟（帝汶民盟）三十万帝汶人的代表，我要向安理会简单说明一下东帝汶发生的事情。

在卡埃塔诺政权跨台之前，帝汶只是一个政党，全国人民行动党，这个党只不过是萨拉萨尔政权的国民同盟用另一名义出现而已。全国人民行动党为殖民政权提供了主要的支持。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政权后，帝汶组成了五个政党，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纲和自己对帝汶政治前途的看法。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二十三个帝汶人，其中包括三个已不存在的全国人民行动党成员，组成了帝汶民盟。

也许是命运的嘲弄，东帝汶革命阵线主管外交事务书记，即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前身帝汶社会民主协会的前总书记，若泽·曼努埃尔·拉莫斯·奥尔塔，也是帝汶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组织委员会委员。然而，拉莫斯·奥尔塔拒绝接受这个职务，说他很快就要离开帝汶到雅加达大学去上学。但是他仍然表示愿意服务，他说只要有需要，他很高兴随时到场出力。

后来，帝汶民盟发现奥尔塔曾参加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前身——帝汶社会民主协会。

以后我们发现奥尔塔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是葡萄牙秘密警察——葡萄牙政治警察／保安总局的告密员，那个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侦查和监禁所有可能对该政权不满的人。

起先，马里奥·维加斯·卡拉斯卡拉奥——他曾任帝汶农业和森林处处长以及全国人民行动党副主席——被选出主持党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拟订临时规约，作为选举党的领导成员的基础。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达克鲁斯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多明戈·德奥利维拉当选党的总书记。

当时帝汶民盟的主要目标是：责成葡萄牙负责引导帝汶逐步走向独立，直到达成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人民可以自由地、自觉地行使其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后来，鉴于这种解决办法在葡萄牙方面行不通，帝汶民盟选择了经过长时期后再实现独立的方式，并预期同葡萄牙维持特别的关系。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本党反对立即完全独立，因为我们了解到，实现立即完全独立的条件还不存在。

帝汶民盟是帝汶最大的党，因为它得到帝汶现有的 472 族中 236 族的支持，约占领土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顺便提到，一九七四年八月，彼得·哈亭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写道：

“第三个党也是至今最强大的党是帝汶民盟，它赞成继续附属葡萄牙但在政治上拥有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

东帝汶革命阵线也承认帝汶民盟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帝汶民盟和东帝汶革命阵线开始联盟，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促成领土的独立。后来，在莱莫斯·皮雷斯总督主持下召开的两党同地方非殖民化委员会的会议上，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雷伊斯·马克斯博士的话使帝汶民盟大吃一惊，他指控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某些领袖是葡萄牙秘密警察（葡萄牙政治警察/保安总局）的告密员，这些人包括该党主席沙维尔·多阿马拉尔和尼科劳斯·洛巴托、拉莫斯·奥尔塔、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等其他领袖。

联盟已有四个月的历史，在这次揭发之后，帝汶民盟要求东帝汶革命阵线把这些领袖逐出联盟。该党主席拒绝了我们的提议。

因此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帝汶民盟决定脱离联盟。

但是，自称东帝汶革命阵线新闻和外交部部长的奥尔塔先生，昨天发言时说印尼在幕后促成了同盟的分裂。也许他知道的消息比我多，但我毫不为他遗憾，因为他具有告密者的心态。

在同奥尔塔先生一类的冒险家打交道的时候，很难知道事实真相。 帝汶民盟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们有清白的记录，并且引以自豪。

帝汶民盟发动政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帝汶民盟从高度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了早些时候的其他情报，说东帝汶革命阵线计划在八月十五左右发动武装政变。 东帝汶革命阵线打算通过政变不但消灭反对党，而且消灭所有反对它掌权的人，以期确保彻底控制领土。

政府和合作者一再受到警告，告诉它们将要发生的事。 但是总督完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显然他不打算采取反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政变计划的措施。

另一方面，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决定参加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澳门举行的会议。 在帝汶民盟政变和东帝汶革命阵线反政变以后，就开始了流血战斗。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在巴图加德签署了一项请愿书，要求把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当东帝汶革命阵线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独立时，帝汶民盟同三个其他政党宣布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 这是为了保障帝汶大多数人民的权利。

帝汶民盟是帝汶最强有力的政党，受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民支持，它毫无困难地部署其成员，然后联合其他党派的部队，向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发起攻击，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便攻占了领土的首都帝力。

帝汶民盟接管警察和陆军总部时，一弹未发、兵不血刃。 不管在帝力还是在内地的整个作战行动中，只有一个人死在机场。 即使在东帝汶革命阵线向帝力发起攻击以后，帝汶民盟在撤离该城时，还释放了所有东帝汶革命阵线俘虏。 本来可以杀了他们，但因为人道理由而没有这么做。 奥尔塔故意不把这件事告诉安理会。 他为什么不说出事实真相？ 帝力的每个人都可以证实我说的这件事。

是东帝汶革命阵线在殖民军队协助下夺得政权之后杀害了无辜的人民。帝汶民盟的军队撤离帝力。我们受到帮助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殖民军队用手榴弹攻击。我们还有保护五千多名妇孺老人的艰难任务。其中有些人死了，但大多数生存下来了。

东帝汶革命阵线屠杀无辜平民、妇孺老幼，焚烧房屋和财产，大肆掠夺、造成恐怖，使我们看清了它们的真面目，不得不自问：如果让东帝汶革命阵线掌权，帝汶会变成什么样子。

帝汶民盟的领袖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帝汶的政治情况，并得出了下列结论。

葡萄牙政府离开了帝力，驻在坎宾岛，把他们的武器留给了东帝汶革命阵线。我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执行它取得独立但同葡萄牙维持某种联系的原议了。这种提议已经成了白日梦。

在看到东帝汶革命阵线对待自己人民的残酷手段后，我们认识到：独立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考虑到帝汶的社会——经济情况，独立更加不可能实现。

经过长期讨论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通过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来取得独立是符合帝汶人民利益的。照我们的了解，帝汶还未开发，百分之九十三的人民是文盲，不可能独立生存，如果独立的话，只会开始向各国乞求施舍，因而只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殖民地。

因此，帝汶民盟选择同印尼合并。帝汶民盟完全知道它在做什么。这不是容易作出的决定，但这是可能范围内最好的选择，是帝汶人民绝不会忘怀的选择。我们看到印尼的发展能力，我们也看到它的发展。帝汶民盟确信如果帝汶加入印度尼西亚，人民将获得新生；帝汶将有更进步更好更快乐的前途。

我还要对安理会澄清另一件事。我党所作的决定是我党的领袖——九位领袖，

而不是奥尔塔先生昨天所说的三位领袖的决定。必须给予帝汶所有人民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自己土地的前途的机会。当我说“所有人民”时，自然把东帝汶革命阵线包括在内。

一旦取得了维护和平和秩序的更好条件，就应当在联合国的监督和协助下，让帝汶人民有权自决。

最后，我要说，如果印尼部队被迫撤离东帝汶领土的话，当地情况必将更加混乱。帝汶民盟将不对这种决定的后果负责。但是我希望，三十万贫苦不识字的帝汶人民也希望，安理会能作出决定，使我们不再受我们已经受过的创伤。

让我们人民的眼中再闪烁着希望之光吧！

主席：我代表安理会谢谢卡拉斯卡拉奥先生的发言。按照安理会通常的程序，我现在请他离开安理会席位回到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贡萨尔维斯先生，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贡萨尔维斯先生：我所代表的党——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帝汶民协）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成立的，阿纳尔多·多斯雷伊斯·德阿劳若被推举为主席团主席。他曾任中学教员，被葡萄牙殖民当局孤立了二十九年。曾任首席行政长官的社会援助处职员若泽·费尔南多·奥索里奥·苏亚雷斯先生经本协会主席团任命为总书记。

帝汶民协之所以向来不鼓励它的积极份子从事任何有可能使帝汶同葡萄牙保持附属关系的政治活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是极其正确而又深具意义的理由。设法坚持其作为有理智的人所应有的权利的帝汶人民，在心身两方面都显著地受到殖民主义的创伤。

为时几近五百年来对于强迫统治的顺从，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对于师出无名的冒险行为的态度。鉴于葡萄牙在帝汶所犯下的一切错误，帝汶民协不可能希望同它保持任何更加密切的关系。

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以协助这个一无所有的国家，另一种途径——独立——在事实上是充满困难和疑虑的。帝汶民协不愿意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从事冒险，而只愿作为一个真诚而实际的党派。没有必要的组织或创设这种组织的手段，而要想使帝汶独立就象是要把船开上高山之巅一样。

因此，由于觉察到，实现独立——即不依附于另一国家——涉及无法克服的困难，帝汶民协所选择的途径是从事研究促进合并所涉及的种族、道德和历史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可使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所有一般性组织扩展到帝汶，使一无所有的帝汶人民获得因而带来的所有好处。

帝汶民盟于八月十一日所采取的行动是极其正当的措施。但是，帝汶民协并不曾参与任何形式的对于这次政变的策划工作，也不曾参加这次政变，因为帝汶民协了解到，它必须尊重帝汶民协在澳门会议上所同意的各项基本原则。

因此，帝汶民协在这次运动掀起时保持绝对中立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在稍

后阶段，鉴于事件的演变和东帝汶革命阵线所负的责任，帝汶民协决定支持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从事反对东帝汶革命阵线份子的斗争。最终要收复帝力和保考的政治——军事联合阵线因而成立了。东帝汶革命阵线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发动反政变以后，帝汶民协内部的一些同情者开始遭受无情的迫害。接着，东帝汶革命阵线又攻击支持帝汶民协的村庄和居民并且大肆屠杀。帝汶民协的积极份子因无法对此漠不关心，便到险峻的难以到达的遥远地方去组成集团，以便加入当时已经成立的各种自卫团体。

在此必须提到帝汶民协的其他几个方面。在帝汶的和平未受任何干扰时，帝汶民协以平静而且最民主的方式获得占本地居民百分之二十的九十四族的支持。虽然帝汶民协只有少数的同情者，却仍然认真坚持正确的政治形式。在参加关于帝汶非殖民化的澳门会议时，它表明了愿与各方合作的具体愿望，反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不参加行为。而且，帝汶民协不曾象东帝汶革命阵线那样，使用武力，把它的各项原则强加于人民。

帝汶民协知道它将失去多数帝汶人民的选票，但它仍然无意参加这种不民主的行动。帝汶民协向来鼓吹在帝汶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帝汶民协认为多数帝汶人民天然地倾向于同印度尼西亚合并，因而努力确保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学校进行印尼语文教学。值得注意的是，帝汶民协的各级成员中有一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参加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维克克起义。在镇压英勇的帝汶抗暴斗士时，葡萄牙压迫者屠杀了大约五百名帝汶爱国者。由于这次起义，帝汶民协能够声称，在它的行列中不乏为东帝汶争取自由的真正斗士。

帝汶民协象其他各党派——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那样，在罗马会议以后参加了一次葡萄牙同各党派之间的会议。但是，葡萄牙政府的一贯缺乏诚意导致会议的失败。

帝汶民协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同其他三个党派联合宣布东帝汶并入印尼国。

帝汶民协请印尼政府和人民保护所有自认是印尼人的生命和财产，以便实现历史和道德的目标。而且，在宣布这项合并时，帝汶民协的所有积极份子都同意接受他们的新国家的保护。

许多人，包括东帝汶革命阵线中极其积极的成员在内，都没有充分觉察到那伙残酷地背叛我们人民的领导人所犯下的各种残暴和虐待行为。由于我将于稍后宣读一般性说明，现在除了指出只有帝汶人民才知道他们遭受的境遇有多么悲惨以外，我实在说不出什么。

但是，帝汶民协对于参与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的罪恶计划的人并无恨意或恶感。帝汶民协所要的是尽快重建和平社会秩序，以便使帝汶人民有时间考虑并自己进行自由的选择。

帝汶民协相信，联合国将通过它的代表机构，在使帝汶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愿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

我是东帝汶人，但此刻我觉得就象是一个印尼公民，并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对于拉莫斯·奥尔塔先生在安理会对我所作的辱骂，我拒不作答。在适当的时候，这种辱骂将反过来由他自己承受。

主席： 我代表安全理事会感谢贡萨尔维斯先生在安理会发言。按照安理会惯例，我现在请他离开安理会议席，回到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按照安理会昨天会议上的决定，现在我请马丁斯先生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马丁斯先生：主席先生，我要多谢你和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给我机会向你们汇报当前帝汶的局势。我党党员马里奥·卡拉斯卡拉奥先生、吉列尔梅·贡萨尔维斯先生和我，以及该领土全体人民，都对联合国甚为尊重。我们深信，安理会将本着我们坚决支持的正义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审议这个事件。

我现在开始谈东帝汶问题。葡属帝汶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中心。它是构成该群岛的数千岛屿之一。葡属帝汶是帝汶岛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西部，是印尼领土。葡属帝汶人口稍微超过六十万，与印属帝汶的八十万人口种族相同。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是天主教徒。大部分人口，或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是万物有灵论的信徒。还有一些回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但他们的实际数字不详。

帝汶人民仍处于传统社会的阶段。族和部族长仍然占据着社会的统治地位。约瑟夫·莱利维尔德先生一九七四年十月在《纽约时报》写道：

“……差不多五个世纪的葡萄牙统治使帝汶停留在不光是发达不足而且压根儿就是不发达的状态”。

这种观察是对的。事实上，帝汶人民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其生活方式与一五一四年葡萄牙航海者登陆帝汶时差不多一样。

一个族可以说是居住在王国某一地区属于同一氏族的一组家庭。一族的领地就是该族成员生活的小村庄和他们种植稻米或玉米的土地。应当提到的是，每一族都有它本身的领地，有它本身的族长。东帝汶总共有大约 472 个族。

部族长，或一个部族的传统领袖或统治者，控制若干族。部族长控制的族越多，权力便越大。对于怎样管理他属下各族，部族长可以独断独行，但他负责按时收税，然后将税款交与地区首长。地区首长是政府的官员。事实上，就风俗和传统而论，部族长就是其部族的土皇帝。

在东帝汶的 472 个族当中，有 236 个族或百分之五十受帝汶民盟影响，大约 95 个族或百分之二十受帝汶民协影响。因此，在 472 个族当中，331 个效忠于这两个党，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同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一起，它们至少获得百分之七十五人口的支持。

东帝汶革命阵线要废除传统的族长和部族长，用乡村委员会代替他们。这是东帝汶革命阵线不能立足于该王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整个领土分为十三区。每区设有区行政官，直接向政府负责。区下设分区，分区有分区行政官，直接向区负责。分区行政官代表区行政官协调部族长的工作。

也就是说，部族长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关于税务等政府事项，他接受分区行政官的指挥；另一方面，他在受他管辖的族内享有土皇帝的独立权力。族长是地方势力，通常代部族长行事，管理族内事务。根据传统，族长不是选出来的，是根据当地法律和风俗世袭的。村长直接向族长负责。村长是社会上最低级的官吏，但对于在他的村子里维持和平方面，他仍然是有权有势的人。

但是，关于这个殖民制度，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几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区行政官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

我们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帝力行政当局最后一位总督的经验是有用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威廉·哈特利先生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

“当地人民一向听命于葡萄牙人，他们不会作决定。新委派的总督马里奥·莱莫斯·皮雷斯想设立一个委员会，他说，‘总督只要说“我要这样做”。他们就会说，“没问题”。现在我问他们意见，他们就说，“你决定好了。”’他说当地人民没想过要作决定。”

皮雷斯总督的所经历的是相当真实的。一般村民听从族长，在正常情况下，族长或部族长为人民作决定。对西方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直到现在为止，这些情况就是东帝汶的生活实况，就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帝汶人民每一社区的生

活实况。

帝汶民协的前身是促进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协会。帝汶民协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创立的。第一任主席是阿尔纳多·多斯雷伊斯，他曾经是一位教师，曾被殖民制度孤立了二十九年。党的总书记是若泽·费尔南多·奥索里奥·苏亚雷斯，他是葡属帝汶社会部的一名官员，曾一度担任地区首长职务。

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代表都已经发过言，因此不需要我来提供关于这两个党的情报。

现在我要谈谈东帝汶革命阵线。

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前身是帝汶社会民主协会（帝汶社民协），领导人是弗朗西斯科·沙维尔·多阿马拉尔，他原是税关科的一名普通职员，为殖民地秘密警察通风报信。现在自命为什么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若泽·曼努埃尔·拉莫斯·奥尔塔，是《帝汶之声》报自由应聘的记者，也为殖民地秘密警察通风报信。他后来成为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总书记。许多葡属帝汶人因他坐了牢。当时，他实际上就是殖民政权的一个工具。

东帝汶革命阵线号召立即独立。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的《远东经济评论》说：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显然是按照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模型七拼八凑匆匆忙忙地组织起来的。六个星期以前，还很难把这一个妄自尊大的政党当一回事，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斯皮诺拉将军在里斯本发动政变后不久，帝力的一群知识分子才组织了 this 政党，借一种模糊笼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一面旗、一支歌、仓促地打扮成为莫解阵线那样的模样。虽然它还带有类似学生代表会那种业余的味道，但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现在就是东帝汶政府，不管它能有多长的寿命。它两手沾满了血腥才取得今天的地位。东帝汶革命阵线胜利了，因为它有枪有兵。”

东帝汶革命阵线是唯一抵制讨论帝汶非殖民化方案的澳门会议的政党，真正希望独立的政党不会采取这种行动。事实上，召开澳门会议期间，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正在莫桑比克，参加该国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他们有意忽视葡萄牙政府的邀请是显而易见的，而当葡萄牙政府计划再召开一次由所有政党参加的会议来讨论非殖民化的进程时，他们却片面宣布东帝汶独立，当然，这是帝汶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这些就是号称代表东帝汶大多数人民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背景情况。其实它

所代表的只不过是从小葡萄牙政府那里接收了所有武器的殖民地部队。

帝汶战士子弟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成立。它维护传统由人民开会选出的部族长的存在，让他们继续作人民的传统领袖。帝汶战士子弟党约有党员 28,000 人，分布在保考、洛洛托、维克克、凯利凯、马纳图托、拉克鲁巴尔、拉列亚、富纳尔、莫巴拉、麻里阿那、厄梅拉和哈托利亚。

这个党由若泽·马丁斯领导。他的父亲是前厄梅拉部族长，因为不接受殖民政权而被迫离开帝汶。一九六四年，他曾经因为与争取帝汶独立的一个解放运动有关联而被捕。帝汶战士子弟党也是要求同印度尼西亚合并请愿书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联合声明的签署者之一。

劳工党成立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它的主要纲领是主张东帝汶在类似联邦制度的制度下独立，它同帝汶民盟关系密切。该党的领导人是阿布拉奥先生。今天在安理会，帝汶民盟的领导人马里奥·卡拉斯卡拉奥先生作他代表。虽然该党党员不多，但是在同东帝汶革命阵线进行战斗期间，它非常活跃。

至于一般的社会经济情况，特别是关于教育方面，比较客观的办法是引述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帝汶总督向该报的威廉·哈特利提供如下的情况：

“我们留在这里无所事事”，皮雷斯总督说，“最近五、六年来里斯本才实实在在地花了点钱。”

最近四年来，帝力以外的地区才设立小学。到目前为止中学还只有一所，帝汶有 75 个大学生在葡萄牙，但是半数都还是一年级的学生。岛上的帝汶人之中只有一两个大学毕业生。文盲率占百分之五十三。

关于保健问题，在帝力有两所医院：一所是军用医院，一家是大众医院。虽然在东帝汶境内约有 30 所医疗站，但是缺少医药、没有设备。

关于农业问题，咖啡是东帝汶取得外汇收益的主要来源，占出口总值百分之

八十左右。 国营企业生产百分之三十；白人中农百分之十，小农百分之六十。米的年产量约 25,000 吨。 全部人口每年需要食米 70,000 吨，因此不足之数约为 45,000 吨。 每年进口量约 4,000 至 5,000 吨，离开能养活当地人口的要求还很远。

玉蜀黍的年产量约 14,000 吨。 全部人口的每年需要量为 40,000 吨，因此，每年尚缺 26,000 吨。 但东帝汶从来没有进口过玉蜀黍。 当地的生产不能解决岛内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公开的事实。

现在我要谈谈经济和贸易方面。 东帝汶的经济完全是农业形式的，岛内没有工业，没有矿业。 经济只靠一种收成：咖啡。 岛内没有能源的基本设施，运输很不方便。 据葡萄牙政府公布，帝汶年年有外贸的逆差，而且与日俱增。 这种情况不能任由它发展下去，因为岛上有 7,000 人的部队，另加公务人员和 10,000 人以上的第二线防卫人员，都需要由政府供养。

我已经说过，岛上社会经济的概况毫无疑问地同葡萄牙的每个殖民地没有两样。 我不打算多谈这个问题；我只想为安理会提供一些背景情况，以协助安理会的理事国履行它们的职责，为东帝汶人民申张正义。

我现在开始谈帝汶问题。

关于行使民主自由，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所制订的葡属帝汶非殖民化计划承认东帝汶人民有权选择独立或归并印度尼西亚。 这项计划又给予东帝汶人民成立政党的机会。 但是葡萄牙国内某些事态发展波及了东帝汶。 东帝汶人民很快就可以自由行使其自决权的宏愿，不久就被当地的葡萄牙当局所采取的行动粉碎了。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葡萄牙武装部队派往东帝汶充当政府特别顾问的科斯塔·若纳塔斯少校和弗朗西斯科·莫塔少校。 这两个军官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了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势力，特别是加强了它在东帝汶的当地人部队之中的势力，同时，在另一方面，这两位军官大大地限制了其他政党的各种活动。

其中一个政党，即帝汶战士子弟党，设立了38个委员会，有至少28,000名党员，但是被拒绝承认。该党坚决主张保存传统的社会，拒绝接纳曾服务殖民政府的人员入党。

就这样，越来越明显地可以看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武装部队公开宣布自由行使自决权的各项原则，而他们在东帝汶的所作所为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已经走到了把民主自由当儿戏的地步了。

接着我要讲一下导致八·一一革命运动的一些事件。澳门会议后，帝汶的局势发生了若干严重的变化，促使八·一一革命运动的形成。后来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也加入这个运动。一九七五年七月初，东帝汶革命阵线开始有计划地对人民实行恐怖、高压统治。例如在通往帝汶岛南部的要道上的艾卢村，东帝汶革命阵线派了武装人员驻守该地，因而控制了经过该村前往帝力或南方的交通。东帝汶革命阵线武装人员只允许持有东帝汶革命阵线发出的身分证，证明为该党党员的人通过；所有加入其他政党的人都被强迫销毁党证，接受加入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新证件。因此，只有答应拿东帝汶革命阵线证件的人才能够继续前往东帝汶的首府帝力。拒绝加入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人都被迫返回家乡，原来打算拿到帝力去卖的货品也只好带回家了。

拒绝加入的人往往还遭到殴打。这些行径的目的是想迫使其他党的党员加入东帝汶革命阵线。同时，这些行动引致帝力市场上粮食供应锐减，情况很快就变得不可收拾，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几乎完全断绝，剩下的物品价格暴涨。粮食价格奇高，大多数帝力的居民根本就付不起。

当地政府完全晓得这些事情，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情况。政府的无动于衷显然是容忍东帝汶革命阵线迫害人民，支持它的政策。尽管东帝汶革命阵线进行了这些活动，其他各党仍致力于避免互相干涉，并以绝对民主的方式遵守澳门会议的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帝汶革命阵线却开始在布科利（保考）、麦蒂纳罗和艾辛莫（艾卢）等地设置准军事性的训练营，训练战斗员使用轻型武器和手榴弹。帝汶民盟从目击者接获关于这些活动的既全面又真实的报告后，便即将通知总督，请他派密使去检查这些训练营。总督派了政治局局长弗朗西斯科·莫塔少校前往布科利执行这项任务。这个葡萄牙军官后来向帝汶民盟报告说，他在布科利见到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农具，此外什么也没有。

莫塔少校这个报告背后的动机是不难了解的，因为他正是东帝汶革命阵线镇压

人民的第二号葡萄牙军官。

一九七五年八月初，一些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拥护者在哈米斯·巴萨雷华的率领下袭击了勒麦希奥行政所，偷走了武器弹药，包括六支毛瑟枪。他们还把一辆卡车上的乘客拘留了二十四小时，乘客里面有妇女、儿童和帝汶民盟的成员。总督知道这件事后，便派遣部队前往勒麦希奥，释放了被拘留的人。据该部队的指挥官说，他们无法抓到参与其事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匪徒，因为在警察到达之前他们就逃之夭夭了。

八月一日至八日之间，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沙维尔·多阿马拉尔在三米、马比西和哈图贝利科举行的一系列集会上宣布说，他从此就担起帝汶总督和军事指挥官的职务。他同时呼吁所有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拥护者到图里斯克集合。八月八日，阿马拉尔在图里斯克聚集了大约五千名配备金属武器和弓箭的党徒。虽然当地的行政和军事当局充分掌握了第一手证据，但却没有阻止阿马拉尔及其党徒进行武力夺取政权的计划，反而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马上利用这个机会。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向拉列亚行政所发动一次攻击，偷去六支毛瑟枪。从此村民们自然受惊不小，因为当局显然不能或不愿保护他们不受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迫害。

八月一日至九日，东帝汶革命阵线在黑夜时间控制了大多数通往帝力的道路。他们控制道路的办法是，把砍倒的树横在路当中，迫使路过的车辆停下来。他们在这些临时路障上挂上写着“东帝汶革命阵线之令”的字牌。

陆军医疗队的一位医生鲁沃曾目睹这些活动。有一次他还被迫放空枪驱走砍树的人。

八月八日，帝汶民盟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说，东帝汶革命阵线企图继续进一步行动，在八月十五左右发动武装政变。东帝汶革命阵线显然打算通过政变夺取东帝汶全部领土的政权。武装政变是它先前进行的武装活动的必然发展。据报

东帝汶革命阵线打算在政变中谋杀主要对手、敌对各党的领导人以及不拥护它的华人和混血人种。这将有效地消除反对它谋夺领土全部控制权的一切力量。为了政变成功，东帝汶革命阵线以曾在艾卢接受了科斯塔·雅纳塔斯少校大量军事训练的成员为主力军。雅纳塔斯少校是援助和指导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职位最高的葡萄牙军官。他的帮助对东帝汶革命阵线极为重要，因为他提供了别党党员得不到的训练。这种训练用任何其他办法也是无法取得的。

雅纳塔斯少校同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帝力的寓所内开会，从午夜一直开到清晨四点左右。这些接触本来是要保密的，但被帝汶民盟的成员发现并予以监视。葡萄牙陆军军官插手干涉的消息一传开来，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的拥护者，以及一些无党无派的人士便在总督府前举行了示威，要求立即驱逐两名有关的军官——科斯塔·雅纳塔斯少校和弗朗西斯科·莫塔少校——离开帝汶。示威从八月八日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一点钟，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结果。由于政府对示威没有作出反应，第二天，八月九日，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展开了总罢工，到八月十一日才结束。他们有同样的要求，即立刻将两名少校驱逐出境。

同一天，由于政府显然不能或不愿意采取必要行动来制止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武装夺权，帝汶民盟决定必须采取行动，使预料在三、四天内就要发生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政变不能得逞。由于帝汶民盟日益感受到必将导致大屠杀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政变的迫在眼前的威胁，因此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决定以现有的手段立即展开行动。在地方警察的支持下，帝汶民盟控制了帝力军事总部。若干军事单位不久宣布支持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

由于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组成的八·一一运动实际控制了大部分领土，帝汶总督莱莫斯·皮雷斯上校提议将他的权力移交给运动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没有接纳他的提议，因为成立运动的目的不在夺权，而是要使东帝汶人民

能够自由行使他们不容剥夺的自决权。该运动的宗旨也是为了防止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当地葡萄牙当局造成的祸害再度降临。

后来的事态发展清楚证明，当地的军事当局支持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它们威胁要开除任何敢于支持运动的军事人员。阿塔拜和博邦那罗两地的军事单位的指挥官甚至威胁要严惩支持运动的军人和平民。这时候，运动已经完全控制了帝力，它将管理该市的职责交还政府，条件是当地的武装部队保持中立。可是，由于葡萄牙部队疏忽失责，使站在东帝汶革命阵线一边的地方军队的军人得以夺取了大量的重型武器和弹药，包括一百六十挺G-3型机关枪。由于葡萄牙部队失职，因此东帝汶革命阵线取得了优越的武器。该阵线终于占领了帝力军事总部和其他军事设施，在几乎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取得大约两万支步枪和东帝汶所有的重型军火的百分之八十。

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行动导致整个帝力城内到处爆发敌对行动，后来敌对行动蔓延到领土的其他部分。总督曾作了若干努力，在交战各方之间进行调解，但没有任何成果。不过印度尼西亚驻帝力领事在一艘印度尼西亚军舰舰长的协助下，设法安排了一次暂时的停火，以便从船上卸下供应人民的粮食和拯救希望逃离战乱的帝汶人民和非帝汶平民。在这次内战中，东帝汶革命阵线干了无数暴行。让我描述一下其中的几次。

东帝汶革命阵线在马比塞的玛鲁族聚居处杀害了约二百人，其中包括妇孺在内。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在马比塞和图里斯克纵火烧毁民房，对平民横施暴力。由于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所下的命令，帝力无数房舍化为灰烬，猛烈的迫击炮火使整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遭受破坏，有不少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在艾卢附近的塞洛埃族聚居处，更多的房舍被焚毁，有些平民被杀害。在阿萨比，东帝汶革命阵线屠杀了约三百人，就是因为这些人一向支持阿萨比地区的帝汶民协，此外，别无任何显而易见的动机。在帝力附近的帝巴，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在试图进攻八·一一革命运动部队的据点时，强迫妇孺走在部队的前面。为了不愿杀害被东帝汶革命阵线所驱使的无辜平民，八·一一革命运动决定转移到山里的新据点。

葡萄牙政府把战略要地拱手让给了东帝汶革命阵线，随后即撤退到帝力附近的坎宾岛。前面曾说过，这些战略要地是葡萄牙政府从八·一一革命运动拿过去的。由于该国政府完全无力保证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全，结果使他们逃亡到印度尼西亚境内。该国政府把所有白人工作人员都请到坎宾去，却不顾他们帝汶籍工作人员的死活。在赖拉古和利基萨，东帝汶革命阵线屠杀了成百成千的人。现在大约有四万难民住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财政支持；他们之中有的是帝汶土生的，有的是中国人。根据八·一一革命运动的监测网，在一份从位于坎宾的葡萄牙政府的布拉弗无线电台拍给东帝汶革命阵线总部的佩拉无线电台的电文中，葡萄牙政府建议东帝汶革命阵线应该片面地宣布独立。

东帝汶革命阵线对东帝汶人民的暴行逆施大大地加强了帝汶民盟和劳工党两党的信念，相信合并是结束人民无穷无尽痛苦的唯一可行办法，这种做法将保证人民享有和平和社会福利。

占用了安理会这么多时间实在抱歉，但是为了弄清是非曲直，我必须说明一下奥尔塔先生试图在安理会加以歪曲的一些事件。

要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愿望并不是单单由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暴行引起的。东帝汶人民深深体认到他们和他们印度尼西亚骨肉亲人间所存在的种族和文化的亲密

关系，东帝汶人民的这种感觉时时刻刻激发他们要同国界那边他们的亲人统一的愿望。将近五个世纪荷兰和葡萄牙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分离，不但不能消灭这种深切愿望，反而使这种愿望更加刻骨铭心。

此外，四个世纪的葡萄牙殖民主义不仅使东帝汶陷于低度开发状态，简直就是没有开发。在东帝汶，四个世纪以前普遍存在的状况甚至到今天还是原封不动。只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印度尼西亚结为一体才能帮助东帝汶跳出低度开发的泥沼，从而进入经济和社会充分发展的阶段。此外，东帝汶革命阵线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只有使帝汶战士子弟党的成员产生恶感，他们大力支持保存这些传统结构。印度尼西亚给予传统社会以自治地位的一贯政策可以为保存东帝汶的这种社会提供保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印度尼西亚外长亚当·马立克先生同葡萄牙外长梅洛·安图内斯先生在罗马举行了一次会议，结果发布了一项谅解备忘录，重申了他们关于葡属帝汶未来政治地位的看法。印度尼西亚在备忘录中强调尊重葡属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并重申葡萄牙在这方面作为管理国的地位。

另一方面，葡萄牙暧昧地说，它答应履行其责任，并安排一次将由葡萄牙和所有有关政党参加的会议。虽然葡萄牙宣布将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召开这类会议，但未明确说明这个会议的日期、情况和目标。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不得不把葡萄牙的承诺看成只不过是一种目的在取得四个政党的让步的欺骗伎俩而已。它们在以前曾信赖过葡萄牙的善意，现已深为后悔。然而，尽管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面临因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政治迫害和军事暴行所造成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仍然决心满怀诚意地作出反应。因此，我们通知葡萄牙政府，我们随时愿意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而非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所召开的这类会议。葡萄牙政府一直没有说明它对这个提议的立场。

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革命阵线突然以其一向专横武断的作风，片面宣布东帝汶独立，我们只有把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这种态度解释为完全蔑视葡属帝汶人民不

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对于东帝汶革命阵线这种罪恶昭彰行径的直接相应行动是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非常勉强地宣布将葡属帝汶同印度尼西亚合并。同时，我们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保障葡属帝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葡属帝汶人民自己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公民。

如我们以前说过的，葡萄牙政府要对葡属帝汶形势日益恶化的发展负责。葡萄牙忽视和未能阻止八月十一日以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迫害行径，以及它在道义上和军事上给予该党的支持，使人更加怀疑葡萄牙是否真的承诺要促进合理的、不偏不倚的非殖民化过程。如果葡萄牙政府更多地认识到它对东帝汶人民的责任，如果它更忠实地履行了这些责任，那么无疑地就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提交安理会。

我们认为，葡萄牙人民决不会支持他们的官员所作的一系列损害帝汶人民基本权利的不民主和有乖常理的措施。目前，由于我们这些党派在战场上所作的非比寻常的努力，我们有效地控制了东帝汶的所有领土。可是，我们不愿步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后尘，企图诉诸武力，硬要人民接受我们的主张而全然不顾我们的下列坚定立场：我们所坚持的是我国人民可以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我们为此目标而战。因此，我们愿要求安理会尊重东帝汶人民在独立和合并之间自由地作一抉择的权利并加以执行。

应该举行公民投票，东帝汶的各党各派必须保证它们将明确坚定、毫无保留地接受人民由此自由作出的抉择的结果。我们也热切希望世界各国严格尊重公民投票的结果和帝汶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东帝汶人民急切地需要和平和时间来治疗这个可悲的恶梦所造成的创伤，我们陷入这种恶梦，全由他人一手造成。我祈求上帝帮助我国人民达成这些目标，并祈求在帝汶的男女老幼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和作出了这么多的牺牲之后，我们将可以再度欢笑。

葡属帝汶局势的发展，特别是今年八月以来那里局势的发展，明白显示葡萄牙政府对该领土情况的恶化要承担完全责任。我曾向安理会详述过一些东帝汶革命

阵线的暴行，葡萄牙政府未能使东帝汶革命阵线不断上升的暴行次数停止下来，尤其是无力采取行动，遏制先已证据确凿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所策划的政变，是完全放弃了它作为管理国的责任和权利，联合国本身曾具体明确地说明过这些权利和责任。

葡萄牙政府非但不遵行其法令规定它承担作为管理国的中立任务，公正无偏地致力于推动该领土的非殖民化过程，反而纵容某些官员，最显著的是总督特别助理莫塔少校，协助和怂恿东帝汶革命阵线作出不民主的努力，诉诸武力强使大多数帝汶人民接受其意志。没有积极协助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那些葡萄牙的当权派，也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来阻止这种不适当的做法大行其道。由于战争的结果，葡萄牙政府完全放弃了该领土。总督现在在里斯本，代理总督也离开了我们而前往澳大利亚。一直没有人打算过，一点也没有打算过，要恢复该领土的秩序，以使人民可以有意义地行使其神圣的自决权利。

关于结束其在帝汶的统治时的行为，葡萄牙的确无法向历史作出交代。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必须重整残局，以行使我们的自决权利，重建我们残破的生活。

联合起来的四个政党，共同代表了大部分的帝汶人民，它们无疑地有权从印度尼西亚或任何其他来源寻求援助，以恢复我们国土的和平与秩序。这样做了之后，虽然我们实际上控制了整个领土并代表该领土的大部分人民，我们也绝不愿阻止非殖民化过程。相反地，我们强烈地希望推动这个过程，并使包括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在内的所有东帝汶人民都可以在联合国代表的面前自由地行使他们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利。

主席：我代表安全理事会谢谢马丁斯先生向安理会所作的发言。按照安理会的通常程序，我现在请他离开安理会议席，回到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先生（澳大利亚）：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就葡属帝汶问题对安理会作简短发言，至为感谢。

先生，我们很感谢你主持安理会会议有礼而又技巧的方式；我们愿与你全力合作，并祝愿你找到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办法。

几十年来，在葡萄牙殖民帝国逐渐取得自由的进程中，澳大利亚的政府和人民都很关心，希望东帝汶不致沦为大国争霸的场所，或我们这个区域不安宁的渊源。我们最注意的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只能以有关人民的自由选择为基础。

葡萄牙、印尼、马来西亚和各政党的代表都已或多或少地叙述了自葡萄牙改变政权以来东帝汶发生的情况。澳大利亚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包括我们对使用武力的看法，已由我国代表团在大会第四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作了说明。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要对当前的局势追究责任，而要提出实际的措施和行动，以便葡属帝汶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决定他们自己通往独立前途的道路。

在我们看来，立即要做到的事是达成停火，使帝汶人民免于继续流血，并创造气氛，使非殖民化工作的积极方案能够继续进行。

可是，在自决的实际过程能够开始前，显然需要一段时间并需要作出安排。在这段时期，我们认为必须避免造成真空状态，或使该领土倒退回混乱状态。必须要有一些有效的行政机构来恢复经济活动，保证粮食供应，为战争中伤残的人安排医疗看护，并为以后的自决的行动作出初步的准备工作。

当然，葡萄牙继续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因为即使在停火以后，葡萄牙政府似乎既无法恢复民政机构，也无法作出能让人民实行自由选择的行政安排我们就必须尽量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让联合国在场协助作出自决的安排，显然也是必要的，我们欣慰地注意到，所有当事各方，包括印尼在内，都同意这一点。

安理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是，联合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出面比较合适，以及当地的情况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到足以让联合国的访问团开始工作。

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理所当然地，安理会应该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和实行停火。我们也相信，一俟政党间的战斗停止，印尼人民就会撤离。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派有代表来安理会的各个政党好几个月来都没有对我们的努力作出响应，没有共同进行筹备自决的工作。由于澳大利亚是邻近帝汶的国家之一，我们也参加了这项努力。我们希望，这些政党现在都能与联合国合作，寻求完善的办法，使按部就班的反殖化过程能够恢复进行并顺利完成。

我说过，联合国某种形式的参与显然是必要的，但是鉴于有关帝汶情况的确情报有时自相矛盾，要决定联合国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参与到那些领域，是很困难的事。

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请秘书长首先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在纽约和在当地同主要有关各方协商，以便能够建议进一步行动。这种行动可由假定将继续处理本问题的安理会来进行。或者，如果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停止了敌对行动，恢复了稳定局面，则可由二十四国委员会根据大会的授权负起责任。

马来西亚代表昨天建议说，该区域的国家负有协助管理国的特别责任。澳大利亚代表团在原则上赞成这个办法，但是要看安理会想采取什么行动来实施这个原则，才能决定。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已通知管理国政府和印尼，对于苦难中的帝汶人民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人道援助，并为适当的国际援助提供方便；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协助数以百计到澳大利亚逃避战火的难民。

在结束时，我要象大会的决议那样再度强调，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是安理会一切行动的基础，这个宗旨和目标就是使该领土的人民能自由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创造条件，使帝汶人民能自由选择其前途。

主席：谢谢澳大利亚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友善的话。

葡萄牙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加尔旺·特莱斯先生（葡萄牙）：我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他力图证明和辩解导致他的政府侵入葡属帝汶领土实行军事占领的理由。

我将不再向安理会重提葡萄牙政府，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各有关决议，特别是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内的《宣言》的规定，为了成功地进行帝汶非殖民化的过程而作的各项努力。但是我愿着重指出，我国政府考虑到这个事件的特殊情况，一直同雅加达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政府决意对与它最亲近的政党施加不良的影响，它这样做是为了在需要时为它对该领土施用武力进行辩解。

印度尼西亚代表在这里重施他在大会所用的故技，再次指责葡萄牙当局对帝汶领土上所发生的事件犯了“应负罪责的过失”。我国代表团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改变它对葡萄牙的行动和帝汶的看法的迅速程度大为惊讶。按照雅加达政府的看法，仅仅是要为印度尼西亚对帝汶的侵略作辩护，“管理当局的正面态度”——这是印度尼西亚为提案国之一的十二月三日的决议草案的说法——现在就变成“应负罪责的过失”了。

印度尼西亚代表已认定帝汶民盟、帝汶民协和赞成葡属帝汶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其他团体，代表该领土的大多数人民。从还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的公民投票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印度尼西亚对人民的自决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观念，因为它认为在问题还没有提出之前就已经可以知道答案了。

这种明显地显示出印度尼西亚对帝汶的政治前途抱有偏见的态度，证明由葡萄牙来向印度尼西亚呼吁“恢复和平与秩序”将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事实上，我相信特别是经过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对葡属帝汶的任何干涉都是为了达成它自己对该领土的图谋。因此，有一项事实是很难反驳的，就是如果葡萄牙不向印度尼西亚提出呼吁，要它进行干涉以解决维持秩序和维护帝汶的安宁的问题——这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并

且我们已力图竭尽一切可用的方式来加以解决——那是为了保证帝汶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

因此，指责葡萄牙不采取一项对我们来说甚至更加方便，但是会违反葡萄牙作为一个管理当局对帝汶人民的责任的解决办法，是不公平的。

在帝汶民盟代表今天发言之后，我们还欣然注意到，帝汶人民并没有决定赞成该领土同印度尼西亚合并，并且，由于这个原因，该党准备接受公民投票以自由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因此，葡萄牙希望，在所有有关政党同意下，我们提出的非殖民化的政策或许还可以适用；并且，今早在安理会的发言，很明显地显示出这些政党的立场毕竟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个代表替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作辩护，所以，我们就更觉得应该是如此了。很不幸地，印度尼西亚的行为一直同我们所希望的完全两样。

最近帝汶事件的演变，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印度尼西亚为了准备数天前的干涉行动所采取的各项步骤。这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就是——如果我们借用印度尼西亚代表所采用的形象——印度尼西亚不仅在帝汶到处点火（我们脑海中不可避免地浮现出一个著名的有纵火癖的消防员的形象），它不仅已竭尽所能促使情况发展到使它自称进行的志愿消防员的无私任务看起来很合理；甚至还不断地防止其他人去扑灭这场火。

显然，它有一股强烈的愿望要闯进邻居的房屋。遗憾得很，在这个事件上，正如在许多事件上一样，用来救火的水所造成的破坏比火还要大。受到印度尼西亚侵略的成千无辜受害者就是不容否认的明证。

如果印度尼西亚只希望在该领土“恢复和平与秩序”，它为什么不诉诸联合国呢？

对帝力进行武装攻击，造成成千的伤亡和失踪者，难道这就是用来达成印度尼

西亚当局号称希望达成的“和平与秩序”的最好办法吗？

我们能够真的相信印度尼西亚对帝汶内政的干涉是公正和客观的吗？如果还有任何疑问的话，最近关于正式吞并欧库西 - 阿姆比努围地的新闻将会排除一切疑问。

主席：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安瓦尔·萨尼先生：我只想保留我国代表团对葡萄牙代表刚才的发言的答辩权。事实上，我本来准备再次提及我自己的发言以及各政党代表今天早上的发言，但是我认为我应针对葡萄牙代表的发言作出适当的答复。

因此，我希望保留在安理会下一次会议上对葡萄牙发言答辩的权利。

主席：今天早上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已发过言了。我们会在另一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项目，会议日期和时间尚待宣布。

下午一时十分散会